

# 郭寄嶠飛新平亂

李郁塘

## 堯樂博士傳之三十一

### 伊犁烏蘇精河失守

民國卅四年元月卅一日，伊犁邊城失守，三十四年九月七日，烏蘇古城陷敵。兩地雖然都是國軍在新疆戰敗的往事。但失敗原因不盡相同。伊犁失守在人謀方面的原因小，天時方面的原因大。蓋因民國卅三年冬季西北大雪，造成近百年來創紀錄的嚴寒。尤以新疆北部的氣溫，竟低到零下攝氏四十度以下。其寒冷程度，已至裂膚墮指的境地。我入新國軍大都係南方人，未曾見過如此嚴寒的天候。再加上禦寒裝備，也不完備。以致沿途凍傷的人數，比被敵軍打傷的多；凍死的士兵，比被敵人打死的多。結果雖多次增兵去援伊犁，都未如願。這是伊犁失守的主要原因。韓愈有詩云：「雪壅藍關馬不前。」就是形容冰天雪地中，行軍之不易也！

然而三十四年九月七日，烏蘇輕易陷敵，連帶精河被棄。終於演出損兵折將的悲劇。就與天時無關，完全是因人爲不當有以致之。論此中失敗的責任，上自朱紹良長官，與李鐵軍總司令；下至謝義鋒軍長，與郭岐師長。均要分負失敗責任。

先由郭岐師長說起，當八月中旬，精河前線已有缺糧缺彈的現象，在電請求補給均無回應情況下。就應自動放棄精河孤城，退到軍部所在地的烏蘇。以便縮短距離，便於補給。古人云：「兵無糧自散！」又云：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！」就是要邊地主將，斟酌邊地實情，自作求生的主張。與其因無糧而餓死精河，何如率領活兵退到烏蘇。雖有未奉令退陣之過；但有活兵保存實力之功。果能如此，烏蘇城也因兵力大增，不致輕易失陷。然而郭岐師長當時，並未如此去作。一直等到九月四日，突接謝軍長的一封有頭無尾的電報云：「金山兄，烏蘇難守，請兄在精河自行設法，保存實力……」。

郭岐師長於九月四日接獲此電後，就知烏蘇吃緊，乃即時下令放棄精河，但爲時已晚，經過了四日，於九月八日趕到烏蘇城西廿公里的四棵樹地方時，烏蘇城已於七日陷敵。不僅馳援軍部無功，反而陷自身於絕境。所率三個步兵團，在前進無門，後退無路的情況下。只得潰散於一望無垠的大戈壁灘上。幸第一團已改裝爲騎兵團，再因劉掄元團長，曾當過烏蘇城防司令，對烏蘇

地區情形甚爲熟悉，乃繞過烏蘇，取道沙灣縣，轉進到綏來，再度擔任起禦敵的主力。由此可知騎兵在沙漠地帶，適應性之強且大也。

四十五師未打敗仗，竟然落得如此悲慘後果。身爲師長的郭岐將軍，應當負起處置失當的重責大任的。

其次再論軍部處置失當的責任。當波米諾夫力攻精河不下時。就採取吃柿子先找軟的下手戰術。乃繞過精河，攻向額敏與塔城。烏蘇地屬塔城區南境的一縣。坐鎮烏蘇的謝義鋒軍長，深感軍部戰力不足。烏蘇城內僅有直屬特務營的一營兵力，如何抵擋波里諾夫三千之衆呢？乃急電李總司令調軍增援。以便固守北疆交通樞紐的烏蘇城。李總司令獲情後，甚感爲難。當時駐防省城附近者，僅有兩個步兵師。五十八師負責迪化城防重責，自不宜輕易調離。四十六師遠在奇臺。若要調動，就需大量軍車。而此時駐防新疆驛汽四團軍輜，竟被兵站總監，調派到阿山區，已無車可用。就此謝軍長在求上無效以後，只得向下想辦法。如能下令四十五師放棄精河，退守烏蘇的話。就形成一舉兩得的最佳辦法。一可以解決精

河缺糧缺彈之困；二可以增強烏蘇守軍之力。蓋因敵人原是一個，四十五師在精河，既能禦敵難越雷池一步於先。移師烏蘇後，就可保衛軍部無恙於後。然而謝軍長計不出此，僅下令抽調五七一團與廿一團，各一營兵力，作爲防守烏蘇城區的主力。而烏蘇城又位於一望無垠的荒漠上。四周既無高山可依，又無深水可恃。僅有的一條屯奎河，又位於城的東南方，不能抵禦由西北方所來的敵騎。僅在城郊臨時作幾個碉堡，作護城工事。而此時的波里諾夫，在連連攻下塔城與阿山兩區後，戰力大增，已由三千猴衆，變成六千貔貅。再加上在額敏地方搜獲我方六十四輛大卡車，補給運輸力量大增，此外又獲紅軍重武器供給。對於攻城略地力量大增。而波里諾夫是個職業軍人。又善用圍點打援的戰術。旨在奪取烏蘇。而我駐守烏蘇城的兵力，僅有三個步兵營，在敵騎幾番猛攻下，死傷累累。所有碉堡，都成了守軍葬身之地。而謝義鋒軍長又曾是軍援伊城的主帥。有鑑於杜德孚將軍，在伊城雖戰死而不能守的血的教訓之下，只好棄城向綏來方向轉進。新二軍的殘兵敗卒，雖有了活路，却因此將駐守精河的四十五師，置於死地！

## 上將長官自請處分

當郭岐師長接到軍部有頭無尾的緊急電報後，即時下令，率師援救軍部，放棄精河陣地。以急行軍方式，趕到烏蘇城西二十公里的四棵樹地方時，爲時已晚。烏蘇城已先一日陷於敵手。致使該師前進無門，後退無路，陷於絕境。當時雖

令四十五師第三團以武力進攻奪路，奈因缺少子彈，致未成功。三個步兵團只好由團長率領四散奔逃，一因四野無水，二因身無餘糧。時經二日，皆渴死於一望無垠的大沙漠中，被大自然所吞食。身爲師長的郭岐將軍也不例外。這就是郭岐將軍，曾作忠烈祠裏再世人的由來。（詳情請閱郭著黃沙碧血戰新疆一書）。四十五師並未戰敗，反而落得如此不幸下場。身爲頂頭上司的謝義鋒軍長，自是難辭其咎的！

自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七日，伊犁地方發生變亂起，至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七日，烏蘇陷敵止。在新疆的十個專區中，已有三個專區淪爲赤色，非我所有。此一喪權失土重責，身爲全省最高軍事主管的朱紹良長官，與李鐵軍總司令，均有虧職守。朱李二上將，在愧對最高領袖與國人的情形下。乃向軍事委員會自請處分，分別遞上辭呈，以示負責。在此同時，身爲省主席的吳忠信氏，也向國民政府負荆請罪，堅請辭職。

蔣委員長在接到新疆軍政三首長的辭呈後，深知東敵日本已經認輸，不足爲患。北敵赤俄正張牙舞爪，播弄是非。新疆已成我國防前門，也成爲史達林下手的地方。於今果然將伊（犁）塔（城）阿（山）三行政區奪走，如不設法防堵，後果將不堪設想而貽患無窮。因此挽救新疆危局，成爲第一優先。然而一時之間，要撤換文武三位大員，不僅適當人選難求，而且也會影響民心士氣。最好的措施，就是派一員文武雙全，足智多謀，隻手能挽赤燄狂瀾的要員，前往新疆，達成此一任務。即時就想到時任第五戰區副

長官郭寄嶠將軍，他素有「小諸葛」之雅號，是赴新疆解危局的最適當人選。乃劍及履及，即時召見並面諭：

「新疆亂局漸行擴大，朱一民長官，與李鐵軍總司令，已分別自請處分，當須離職。吳忠信主席早已不願留在新疆，亦將去職。你此次前赴新疆，要以代理第八戰區長官，兼代新疆省主席的身份，全權處理新疆軍政事宜。如有需用我的名義，發表文電時，亦可斟酌採行，不必請示，逕行辦理。」

## 郭寄嶠軍騎入新疆

郭寄嶠將軍受命以後，摒擋一切，迅速起程。乃於是年九月九日偕同王叔銘將軍，乘專機離渝，當日飛抵蘭州，十日下午五時進抵迪化。這時迪化機場，已集聚上萬軍民前來歡迎。並由吳忠信省主席作歡迎代表，首先登機作隆重歡迎儀式。蓋因郭吳二氏，不僅都是安徽人，尤且係合肥小同鄉。因係小同鄉的關係，根本不必客氣。吳主席一見郭將軍的面，就開門見山的追問：「你這位中央大員，帶來多少援軍？現在機場上有上萬軍民，等候佳音呢？」

郭寄嶠將軍即時回稱：「我本人乘飛機先來，援軍容後，由陸路源源而來。至於援軍趕到的時間與數目，暫時尚須保密，不便奉告！」

郭寄嶠將軍此一應對，不愧有小諸葛的雅號。其實當時僅他一個人前來新疆應變。那有軍隊隨行。如硬說有軍人隨行，那就是同機前來作觀察大員的王叔銘將軍一人而已！

由機場到城內的沿途上，果然佇立着不少熱情的各族民衆。其臉型與服裝，都與內地居民大不相同。然而他們望治之心，與內地同胞是一樣的。此種熱情，使郭將軍非常感動！

當郭寄嶠將軍被迎進長官辦公室時，只見朱紹良長官，在室內來回踱步、愁鎖眉間。一見郭寄嶠入室才展顏相敘。這時已至晚餐時間，二人乃共進晚餐。一邊吃飯，一邊將來新任務，以及最高領袖的期望，作了一次簡報。朱紹良長官素對郭將軍的才華信任有加。因而解除不少憂慮！

因為當時時局，非常緊張，乃於晚飯後，連夜召開了一次黨政軍聯合會議。與會的人員，都是較高級的人員。在省府方面，為廳處長以上；在軍隊方面，為各師長以上；在保安司令部，為處長以上；在省黨部方面，為書記長及各組組長等人。郭將軍先聽取黨政軍各方面所作的：民情、軍情、政情，以及敵情的各種報告。

### 聽取簡報瞭解實情

茲綜合各方報告於下：

一、政情方面：俄帝爲了侵新，隨時隨地發動各族居民作反漢族、反政府的叛亂行動。即使在盛世才主新親蘇時，亦未曾停止過。於今盛世才背俄歸誠中央，反政府反漢族行動更加積極。凡有蘇領館的城市，如伊犁、塔城、阿山、喀什、莎車等地，無不發生叛亂事件。現因伊、塔、阿三區淪於俄人，刻已組成偽「東土」政府。反政府的行動，更爲囂張。

二、軍情方面：敵人全係騎兵，頗能適應沙漠戰，與山陵戰。而我入新國軍，全屬步兵。只能守不能攻。換言之，只能挨打、不能打人，這是我軍失敗主因。此外入新國軍，因應戰事需要，致將建制分散，就以駐守精河的四十五師來說，一位師長指揮的四個團，竟有三個師的番號。即四十五師一三兩團，預七師的廿一團，與一九一師的二七一團。如此組成的軍隊，在作戰力量上，自要大打折扣了！反觀敵人，初起事時，僅有幾百人，其後補進紅軍第八團的人，也僅千餘人。迄至伊區失陷時，已有三千之衆。於今塔城與阿山又相繼陷落，叛軍已增至五六千人！

三、補給方面：伊犁區一向是有北疆糧倉之稱。現爲敵有。敵人除就地取材外，由俄境阿拉木圖運補，也可朝發夕至。又因中蘇航空公司可以運用，二小時內，就可解決問題。然而我政府，却有鞭長莫及之苦。就由蘭州爲起點來說，到迪化就有三個十八馬站之遙，快馬加鞭需時兩個月，開汽車運輸，也要半個月。留在新疆的軍用汽車，只有轎汽四團一個團。全數車額不到百輛。不幸在八月底，在塔城額敏縣，一次就被敵人擄去六十四輛，損失了三分之二。以致軍情緊急無車可用，必需即時增補車輛。

四、民情方面：敵騎已經攻取沙灣。進擾綏來、北疆各縣，綏來、景化，以及昌吉各縣居民，甚爲惶恐。正紛紛東來迪化避難。更有作長久打算者，均逃向東疆哈密。此外，老毛子們趁風揚土，散播謠言，說是吐（魯番）鄯（善）托（克遜）不久要發生民變。搞得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

五、南疆方面：南疆轄有五個行政區，當時除焉耆區因蒙民與回民較多，尙稱安謐外，其他四區都有動亂事件發生。尤以莎車區，除蒲犁縣已被叛軍佔領外，並已擴展至葉城附近。如不設法制止。亂局會因時間的增加而擴大。

### 運用耳語攻心爲上

黨政軍聯合會議散會時，已是午夜。別人都回家就寢。但郭將軍因擔心大局，即時將負責治安的警務處胡國振處長，叫到下榻處的東花園內。予以面詢說：

「如敵人接近迪化附近時，城內反政府人民，是否就會暴動作響應？」

「一定會暴動作響應！因有蘇俄總領事館，從中策動與大力支援之故。」

郭將軍聽畢胡國振處長的回答以後，即時就指示：由警務處密作安排，一不用文字通告，二不作公開宣傳，僅用耳語方式，警告性的作如下宣傳：

①中央所派來的郭某，其性情殘暴，較盛世才尤甚。

②郭某已宣佈，凡參加暴動人民，不分中外，一律就地處決；不得稍有寬縱。

③如敵人迫近城郊，先將城內暴動敵人殺絕，然後再與城外敵人決戰。

以上耳語相傳的三條密計，表示了政府守土有責嚴懲暴亂的決心。若非郭寄嶠將軍親自授命，胡國振處長，何敢出此傳言。說也奇怪，在耳語相傳後數日，迪化附近的暴動謠言就消聲匿跡，

不再滿天飛了。這就是郭寄嶠之所以被譽為小諸葛之故！

翌日，接着再召開軍事首長會議。出席人員，除朱紹良長官，李鐵軍總司令與謝義鋒軍長外，就是四十六師徐汝誠師長，與五十八師葉成師長。首先明悉在省城附近的駐軍，以五十八師與四十六師建制較為完整，戰力也較強。因葉成將軍兼任迪化警備司令，乃命葉成將軍，即時加強城防工事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再下令徵調原駐奇臺的四十六師，即速開赴綏來，作為防堵東侵敵軍的主力。當四十六師進抵瑪那斯河畔之際。而四十五師領果僅存的劉掄元團，已繞道沙灣歸來。因劉團已改裝成騎兵，且在精河前線，與敵軍週旋有數月之久。對敵軍擾陣詐術多所瞭解。因而波米諾夫，雖乘勝東來，幾次強渡瑪那斯河，均未得逞。就此敵我雙方，隔河對峙起來。

## 縝密計劃收復失土

在北疆陣局穩定以後，郭將軍深知，要進一步來收復失土，再增步兵仍無能為力。必須徵調騎兵才能有效。乃會同朱紹良長官，下令徵調駐青海的騎五軍，與駐寧夏的騎一軍。因青海是近鄰，騎五軍在馬呈祥軍長率領下，時經半月，就開進新疆境內。先經哈密區，繼至迪化市。從此北疆軍事大定，民心亦隨之而大安矣！

在省城民心大定以後，郭將軍再將注意力，貫注南疆方面。首先親到南疆交通的要道，焉耆城視察。先將駐軍一二八師建制復元，接着將原用的舊槍換為新槍。破亂的服裝全部更新，一二

八師原係省軍，經郭將軍整編後，士氣大振，戰力隨之增強，焉耆區從此更安定無慮矣。然後郭將軍再西上阿克蘇區。阿克蘇為國軍預七師防地，師長侯聲，素稱能負重任，很能掌握民心。再經郭將軍整軍經武很快將建制復元。成為安定南疆的主力。接下就遠赴喀什，去解莎車與葉城之危。

當時入新國軍尚未進抵喀什區。欲解莎車之圍，就得重用原駐當地的省軍。為了提高士氣，加強戰力。乃將喀（什）莎（車）兩區的駐軍，改組為英（吉沙）蒲（犁）區指揮部。首先下令任命莎車專員帕夏汗兼任正指揮，駐英吉沙縣的騎兵營，張軫營長，出任副指揮官。張營長係土生土長於迪化的漢族人，出身於新疆軍校第二期。不僅知兵善戰，而且英勇無比。受命以後，就以其所屬的一營騎兵，作為收復失土的主力。首先解除莎車城之圍，繼而將葉城規復。然後乘勝追擊，又將盤踞蒲犁之敵軍，完全肅清。蒲犁位居於帕米爾高原的一個山城，北控蘇俄南通印巴，西達阿富汗，地勢非常重要。郭將軍一為獎勵有功；二為鞏固國防邊圍，即時任命少校張軫營長，升任蒲犁邊卡中校大隊長。張大隊長在蒲犁一任四年，帕米爾高原地方，從此安謐如恆，不再發生叛亂事件。張軫大隊長之坐鎮一方，厥功至偉。時至民國三十八年十月，新疆陷共時，而蒲犁邊卡，竟成為鐵幕的後窗，由張氏放出的忠貞人士，不知凡幾？這是後話，容後補述。

當郭寄嶠將軍，由南疆回到省城迪化時，馬呈祥將軍所率的騎五軍，也全數晉駐迪化市。郭氏認為規復失土已有了本錢，就下令騎五軍所屬

騎十師，移防奇臺準備北上，去收復阿山。騎十一師開往昌吉，作收復烏蘇的主力。然後再徵調駐寧夏的騎一軍，作後援軍力。並將此一復土計劃密呈軍事委員會。一經回示，就可執行。

## 張治中任談判代表

就在這時，蘇俄駐華大使羅申，突奉史達林之命，宣稱蘇俄政府，願以中人地位，調人身份，居間調停，要以和平談判方式，來解決新疆伊犁事件。當時我國甫行獲得抗戰最後勝利。全國上下正在展開復興工作，可謂忙得不可開交。尤以蔣委員長日理萬機，忙上加忙。突接羅申的提議，雖知跟共產黨談判，只是徒耗時間，不會談出結果的。無奈當時復興工作太忙。新疆方面的亂事，若能暫時停擺，也是好事。對於羅申的提議，也就勉強接受下來，談談再看。於是遂任命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長，曾三去延安的張治中，為談判首席代表，再增派彭昭賢、王曾善與劉孟純三人為代表，於十月九日乘專機飛往迪化，跟伊方代表展開周旋。

俄酋史達林為何此時，願當調人，要以談判方式，走和平的路子，來解決伊犁事件。當有其內在與外在的原因所在。第一、我國已獲抗戰最後勝利，東敵日本已不復存在。史魔原施乘火打劫，偷撈新疆的機會已失；第二、我政府今後自可名正言順的，大模大樣的將國軍開入新疆境內。但俄軍入新則大有顧忌。第三、我政府已派知兵善戰，號稱小諸葛的郭寄嶠將軍，主持新疆軍政。於今不僅將各區戰亂事件制止；尤且擬

受規復失土計劃。如假以時日，今日的郭寄嶠，就可變成清末的左文襄，再度收復伊犁。而騎五軍的馬呈祥軍長，也會變成劉錦棠第二。將新疆各地戰亂事件，一一予以收平。若不及時停戰，見好就收的話，不僅前功盡棄，更要敗得灰頭土臉。第四，若改弦易轍，採用和平談判方式的話，不僅和談代表可以名正言順的，進入新疆省政府大門。尤且可將俄帝格別烏人員，佈滿新疆全省各個角落。這是史達林由軍事進侵，改為政治進侵，所施的毒招。

伊方接受史達林的談和指示以後。就指派能言善道，又會漢語的外交部長，阿哈買提江出任首席代表。再派財政部長阿巴索夫、與教育部長賽福鼎等為代表。於十月中旬，前來迪化與我方代表進行和談事宜。

### 會議桌上伊方蠻橫

伊方代表開始談判時，態度非常蠻橫，所有權位都是漫天要價，要分一半。而我方代表，只能就地還錢。因伊（犁）塔（城）阿（山）三區，只佔全省十分之三，省政府官員權位，也應僅佔十分之三。由十月中旬談起，經十一月至十二月，共談過三次。但每次談好的議案，下次又被推翻。時經三月仍未談出結果，張治中雖有磨時間的功夫，此時也顯現了不耐的心態。經他多方查證，伊方代表之所以出爾反爾，就是他們名為代表，實際並沒代表權力。一言一行，都得根據史達林的嘴臉，與波米諾夫的指示來行事。

當張治中摸清個中底細之後，深覺今後如繼

續與這些沒有代表權的傀儡來談判，不僅於事無補，簡直是徒耗時間。為了釜底抽薪計，就得去找幕後主持人，直接談判，才會生效。張治中想通了這個道理，就決定直接去拜會蘇俄駐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。第一、真主子講出的話，就會算數不能輕易改變。第二、即使談判不成，能多交幾個俄國朋友，對於抬高自己身價，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，何樂而不為。如能進而獲得史達林的青睞的話。那我張某人，就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，可以睥睨中共羣酋了！

張治中為了一償「龍門」之願。就不得不降尊紆貴，折節下交蘇俄駐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了。旋經迪化外交特派員劉澤榮的接洽與安排。乃定於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，由劉特派員陪同，親赴迪化南樑，蘇俄駐迪化總領館，去拜會波米諾夫。經劉特派員紹介寒暄過後。張治中毫不避諱，就施下馬威的說：

### 蘇俄陰險幕後操縱

「本人奉命前來迪化，跟伊方代表談和一事，原是貴國政府所提議的。然而歷時已兩個半月，談判也經過三次。總歸是上次談妥的款項，到下次又被推翻。此中翻雲覆雨，說了不算數情節，經本人多方查證，倒不是伊方代表，自願食言失信。完全是貴國朝野，在幕後唆使使然！」

張治中開門見山，一語破的，直指波米諾夫在談判幕後，播弄是非之事實，非常有力。而波米諾夫駐新有年，對於漢語早已精通。一聽此一指摘，就驚得目瞪口呆，無言以對。好在張、波是

初次見面，在禮貌上，須經翻譯。俟經劉特派員翻譯時，才將此一尷尬場面沖淡不少。

張治中開場白的指摘中，所言的幕後唆使使人，就是直指波米諾夫而言。於今波某承認，固非所願，否認又不可能。只好臉紅脖子粗的，呆在主人座位上，無言以對。假如張治中本此立場，提出抗議，要求老毛子改正立場，只能作調人，不能當主人。所謂用和平談判方式，來解決伊亂事件，早就可以簽字結束了。誰知此時的張治中，另有野心，其志已不在解決伊亂事件，乃是想借機晉身，來抬高自己身價。如能獲得俄酋史達林的青睞。那他在中國政治舞臺上，就能在國（民黨）共（產黨）之外，成為第三勢力了。於今會見波米諾夫，就施下馬威，旨在迫使波某另眼相看，不生「草包」印象。好假波某之力，向史魔推薦，我張治中是全中國第三位「政治領袖」人物。因而在波某偏態畢露，無言以對的情形下，再蒐盡俄國人最願聽的話，接下又說：

「貴國是共黨國際祖國。向以赤化全球為鵠的。貴國國父列寧先生，也曾留有名言：『赤化世界的捷徑，是由莫斯科東經中國的北京，再轉印度的加爾各答，然後經中東而回到歐洲』。但沒有說過，要赤化中國，應由阿拉木圖經伊犁，過迪化再到北京的話。因此本人願替史達林元帥，借箸代籌。貴國如願實現列寧先生的遺言，貴國朝野大力支援者，應是延安方面的毛澤東集團；而非伊方的少數民族份子。蓋因延安方面的成功，是全國性的，而伊犁方面僅是地方性的。貴國朝野為何捨大而就小呢？誠為智者所不取。」

## 張治中當上「西北王」

波米諾夫一聽張治中的議論，先是頻頻點頭，表示讚許。繼之莞爾一笑。劉特派員在張治中話畢後，原想從中翻譯一番，也被波某擺手制止。接下就以漢語回答說：

「閣下的美言卓見，本人自當一字不遺的轉呈史達林元帥。至於結果如何，當儘快奉告。」

張治中一看波米諾夫的回話態度，非常誠懇。在察言觀色之後，已知他們二人，要作親密朋

友的事，已有好的開端。

至於能否獲得史達林的另眼相看，那就要看擺在眼前的伊亂和談，能否順利簽字，加以證實了！於是乃乘波米諾夫對自己有好感時，再將話鋒轉入正題的說：

「其實伊亂事件，在貴我兩國來說，原是萬里邊境上的一件小事。不值得兩國政府多加注視。希望貴國站在中人地位，與調人立場。從中協調，早簽和約，來結束一年多的亂事。在中國來說，算是結束了一件邊疆小事。在貴國來說，尤可獲得國際間愛好和平的美譽。更進一步推論，在

伊亂事件結束後，新疆省政府依據和平條款的規定，必須改組。屆時本人可能前來主持聯合省政府。那樣的話，我們倆今後把晤會面的機會，也就更多了！」

不知是張治中替史達林借箸代籌生了效；抑是波米諾夫够朋友。總而言之，在張波會談後的第五天。也就是民國卅五年元月二日，歷時三月，經過三次談判，所產生的十一項和平條款，竟在迪化新大樓內的會議廳中簽了字。張治中也因有了談和成果的臺階，一躍而當上「西北王」——西北軍政長官兼新疆省主席。（未完待續）

# 叢書 南京大屠殺

郭岐將軍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證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